

# 论司马辽太郎的日俄战争观

——以《坂上之云》为中心

杨朝桂<sup>1,2</sup>

(1. 天津大学 文法学院; 2. 南开大学 日本研究院, 天津 300072)

**摘要:** 司马辽太郎在作品中阐述的历史认识被称作“司马史观”, 对战后日本历史观的重建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其代表作《坂上之云》中, 司马阐述了对日俄战争的认识, 但是他未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批判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不义性, 亦未反思日本的战争责任, 而是将日本置于被害者的立场, 渲染俄国威胁论, 讴歌日俄战争是一场祖国防卫战。同时司马也指出日胜俄败的原因并非日本强大, 而是俄国自身制度腐朽所致。可以说司马的日俄战争史观是偏颇、狭隘的历史观。

**关键词:** 司马辽太郎; 坂上之云; 司马史观; 日俄战争; 祖国防卫战

**【中图分类号】** K313.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67X (2014) 01-0126-06  
**DOI:** 10.13727/j.cnki.53-1191/c.2014.01.023

司马辽太郎是日本著名的历史小说家, 大众文学的巨匠。被誉为继夏目漱石、吉川英治之后的“国民作家”<sup>①</sup>, 代表作《坂上之云》是以日俄战争为主线的长篇历史小说。《文艺春秋》曾以“20世纪图书馆”为题, 向各方进行问卷调查, 试图找出一本足以代表20世纪的日文作品, 首选即为司马辽太郎的《坂上之云》。<sup>②</sup>

东京大学教授和田春树的著作《日俄战争》开篇指出“司马辽太郎的《坂上之云》对当今日本国民的日俄战争观产生了巨大影响。”<sup>③</sup>日俄战争不仅是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 而且对远东的国际关系以及世界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是进入“世界历史新时代的里程碑。”<sup>④</sup>那么, 司马辽太郎在其《坂上之云》中表达了怎样的日俄战争观? 本文将对此进行考察。

## 一、日俄战争的起因

日俄战争因何而起? 这在学界早有定论。追溯其根本原因, 即俄国的远东政策与日本的大陆政策之间尖锐矛盾所致。19世界末至20世纪初,

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过渡。扩大殖民地势力范围, 对已经瓜分完毕的世界进行重新分割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列宁指出“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内容, 而这种政策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sup>⑤</sup>在远东地区, 中国、朝鲜成为帝国主义角逐的对象以及矛盾的焦点。当时沙俄妄图在中国夺取一个不冻军港, 以便于推行“炮舰政策”和在太平洋争夺海上霸权。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以后, 胁迫中国签订《马关条约》, 侵占了朝鲜和中国辽东半岛等地。这样就使将中国东北地区视为自己掌中禁脔的俄国坐立不安。于是沙俄联合德、法, 上演了“三国干涉还辽”的闹剧, 日俄两国间的利害冲突愈发激化。双方剑拔弩张, 蓄势待发。为了取得利益平衡, 日本提出了“互惠互利”的“满韩交换论”, 建议与俄交涉, 但最终陷入僵局。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 不宣而战, 突袭俄国太平洋舰队, 引爆了震惊世界的日俄战争。

而对于这场战争的起因, 司马是这样认识的:

### (一) 俄国的威胁

**【作者简介】** 杨朝桂, 天津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近世小说观念的中国文学思想渊源研究”(项目编号: 13CWW010) 阶段成果。

① 成田龙一:《司马辽太郎的幕末明治》, 东京: 朝日新闻社, 2003年, 第1期。

② 池谷伊佐夫:《神保町书虫》, 《文艺春秋》2008年, 第42页。

③ 和田春树:《日俄战争》, 东京: 岩波书店, 2010年, 第3期。

④ 《列宁全集》(第23卷), 人民出版社, 1963年, 第104页。

⑤ 《列宁全集》第23卷, 人民出版社, 1963年第26~27页。

司马认为日俄战争的爆发是由于沙俄“常有图南之志”，不断对日本施压，日本迫不得已才把这一强国当作假想敌。“当时的日本充满一种恐怖情绪，担心朝鲜会被俄罗斯占领。一旦俄罗斯夺取了朝鲜，那么日本将会被侧腹插刀，寝食难安。如果不理解这种恐怖心理，则难以理解日本当时所处的立场。”<sup>①</sup>

他在小说中极力渲染俄罗斯的侵略野心，将日本装扮为备受欺凌的弱者。“是俄国故意把日本逼入绝境。日本成为穷途之鼠，除了与猫殊死搏斗别无其他生路。纵观欧洲与诸国的外交史也可以看到，任何一个强国都没有对其他国家采取过如此肆虐式的外交先例。在白人国家间并不通行的外交政略，在对待异教徒、被看作是劣等人种的黄种人时就会坦然采用，日本人真是苦不堪言。”<sup>②</sup> 总之，司马强调“不论后世的史学家如何辩解，俄国都无法掩饰对远东浓厚的侵略意图。”<sup>③</sup>

当时的日本社会的确是患有一种“恐露病”（露即俄国）。在 1904 年日俄开战时，日本甚至将肠胃药的名称命名为“征露丸”，后因违反公序良俗更名为正露丸。“日本国民怀有恐露乃至征露感情毋庸置疑，但是俄罗斯是否会侵略朝鲜、甚至是否有进攻日本的意图则另当别论。混淆二者只会造成不正确的历史认识。”<sup>④</sup> 即便今日，日本依然有过度宣扬“假想敌国 = 威胁论”的倾向，更何况在亚洲成为欧美帝国主义“割草场”的 20 世纪初期，“俄国威胁论”在日本渗透不足为奇。但是毫无疑问，那是杜撰出来的威胁论。可以说，俄国对远东的侵略扩张野心是客观存在的，沙皇政府觊觎中国东北和朝鲜已久，但是这丝毫不能模糊或抹煞日本的侵略意图。日本的恐俄症，本质上是一个羽翼未丰的帝国主义小国对一个咄咄逼人的帝国主义大国的畏惧，是在瓜分殖民地过程中唯恐落后的焦虑。

## （二）帝国主义时代的宿命

司马说当时日本之所以执着于朝鲜，是因为

在 19 世纪，世界上的国家和地区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或是成为他国的殖民地，或是振兴产业强化军事力量加入帝国主义国家行列。因此，他认为后世的人们幻想不侵犯他人亦不被他人侵犯，把人类的和平作为方针的国家才是理所当然的想法，是“把幻想国家虚构的基准强加给当时的国家和国际社会来决定国家形式的善恶，这样的话，历史只不过是工艺品上的粘土。”<sup>⑤</sup> 在他看来，世界的历史阶段已经发展至此，即“日本既然通过明治维新选择了自立之路，从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要在给他国（朝鲜）增添麻烦的基础之上确保本国的独立。日本在那一历史阶段必须执着于朝鲜。如果放弃朝鲜，那么不仅朝鲜，恐怕日本也有被俄国吞并之虞。所谓这一时代国家独立的本质即是如此。”<sup>⑥</sup>

赤裸裸的侵略被司马轻描淡写成给朝鲜“添麻烦”，一个国家的独立要建立在侵略其他主权国家的基础之上。可见，司马的逻辑与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是一脉相承的。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明治维新之后建立的天皇制政府，将对外树立威信，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争霸世界定为国策，对外推行“失之西方，取之东方”的路线，为此急于发动军事侵略战争进行资本原始积累。从被欧美列强压迫的国家变为与欧美列强狼狈为奸的殖民帝国。而朝鲜因其历史、面积、地理位置以及人口等因素，最有希望成为大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体制的核心，进而成为日本进一步向中国和西伯利亚以及沿海州侵略扩张的桥头堡。<sup>⑦</sup>

## （三）卧薪尝胆复仇

司马还认为日俄战争肇始于“三国干涉还辽”。“日本根本不可能是俄国的对手。更不要说再加上德国和法国，没实力的话只有乖乖的听话。日本把辽东半岛还给了清国。”<sup>⑧</sup> “而俄国却马上又从清国手中强行将其租借，建成了旅顺港，在大连设置了总督府，还建起了南满铁路把这里领土化，

① [日]《司马辽太郎谈日本》，周刊朝日，1998 年，第 125 页。

② [日] 司马辽太郎 《坂上之云第 3 卷》，东京：文春文库，2010 年，第 168 页。

③ [日] 司马辽太郎 《坂上之云第 3 卷》，东京：文春文库，2010 年，第 166 页。

④ [日] 中村政则 《质问司马史观：如何看近现代史》，东京：岩波书店，1997 年，第 11 页。

⑤ [日] 司马辽太郎 《坂上之云第 3 卷》，东京：文春文库，2010 年，第 164 页。

⑥ [日] 司马辽太郎 《坂上之云第 3 卷》，东京：文春文库，2010 年，第 164 页。

⑦ [日] 江口圭一：《日本帝国主义史研究以侵华战争为中心》，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年，第 89 页。

⑧ [日] 司马辽太郎 《坂上之云第 2 卷》，东京：文春文库，2010 年，第 329 页。

进而又欲从朝鲜南下。为此日本的舆论沸腾,卧薪尝胆一词得以流行,陆海军都开始做起了对俄的战争准备。”<sup>①</sup>

1895年,“蕞尔小国”日本通过甲午战争打败了“泱泱大国”清政府,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除赔款、开口岸外,还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岛。这对推行“远东政策”的俄国来说无异于一块绊脚石,于是俄国充当“三国干涉还辽”的急先锋,联合德、法两国“劝告”日本放弃辽东半岛,抑制日本在东北亚地区的过度膨胀,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利益。由于日本无法抗拒三国的联合干预,被迫接受“劝告”。刚刚攫取的权益,竟被沙俄抢去,日本自不甘心忍受这种屈辱。表面上偃旗息鼓,暗中则以俄国为敌国,煽动国民的危机感,鞭挞砥砺国民“卧薪尝胆”,扩军备战,伺机卷土重来为帝国“雪耻”,与俄国一决雌雄。“为了准备下一场战争,日清战争的赔偿金并未滋润国民,而使欧美的造舰业更加兴盛。”<sup>②</sup>对此,沙俄洞若明火,也在积极做应敌准备。双方经过近十年的备战,已成在弦之箭,一触即发。可以说“三国干涉还辽”确实为日俄战争的爆发埋下了火种,但是并非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

#### (四) 保卫生命线

司马称处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文明阶段,朝鲜变成了日本的生命线”,而日俄战争的起因就在于日俄两国在“满洲”和朝鲜的利益争夺。“朝鲜是日俄国家利益的节点。虽然它并非日本的殖民地,不过就像安全阀一样在军事上缓冲了大陆给日本列岛所带来的压力。”甚至司马主观臆测,日本如果在日俄战争中打了败仗,朝鲜自会成为俄国的囊中之物。

他说日本不仅想把朝鲜半岛作为防卫上的缓冲区,而且想尽可能地把李王朝的朝鲜国开辟成自己的市场。看到其他列强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日本也想在朝鲜模仿一番。“不过可笑之处是,维新后三十余年的工业生产力还处于起步阶段,并没有什么商品值得推销出去,但是在做法上却要模仿欧洲模式,也就是拿朝鲜来练习。幻想学会这些话总有一天自己也会变成世界强国。”<sup>③</sup>

早在公元三世纪初叶日本企图征服朝鲜之心即已萌芽,明治政府初期再次发生“征韩论”的激烈争论。而在俄国南下太平洋的通道上,朝鲜半岛因与太平洋的重要出口海参威相对,对于俄国来说是一个天然屏障,堪称锁钥之地。所以,朝鲜半岛也一直受到沙俄军队的觊觎。对于日本在朝鲜的扩张活动,沙俄政府更是极力抵制。日本统治者经甲午战争成功地解除了中朝的宗属关系后,却不得和比中国更为棘手的沙俄对抗。因为日本并不满足于已经在朝鲜攫取的经济权益,而是野心勃勃地想进一步在政治上把朝鲜变为属国。进而成为进攻中国的踏板。而日俄战争后日本终于实现这一“夙愿”,1905年朝鲜成为日本保护国,1910年合并朝鲜,独揽朝鲜的内政、立法、司法与军事大权,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随着殖民帝国的形成,殖民地成为天皇制和日本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上的“生命线”。可见日本对朝鲜的殷切惦念不仅限于司马所言的“防卫上的缓冲”以及“开辟成自己的市场”。

## 二、日俄战争的性质

这场长达19个月之久的战争,日俄双方出动的兵力都在百万以上,规模之庞大、战斗之激烈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空前的。这场战争交织着帝国主义形成期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上的各种复杂矛盾。英、法、德、美等国在这场明争暗斗中都扮演了不同角色。可以说日俄战争不仅是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与对立,而且是帝国主义在远东矛盾的总爆发。

但是,司马认为日俄战争并非帝国主义战争,而是具有“祖国防卫”和“国民战争”的性质。

### (一) 祖国防卫战

司马表明撰写《坂上之云》这部小说是他的义务。何出此言呢?他说自己的创作动机,是因为当时的社会潮流普遍认为日俄战争是侵略战争。而他对此持有异议,认为从何种角度来看日俄战争都是祖国防卫战。

司马写道“不可否认,日俄战争的确是世界帝国主义时代历史上的一个现象。不过在这一现象中,日本的立场的确是被逼入绝境而不得不竭尽全力

① [日]司马辽太郎:《坂上之云》第5卷,东京:文春文库,2010年,第48页。

② [日]原田敬一:《坂上之云》与日本近现代史,东京:新日本出版社,2011年,第78页。

③ [日]司马辽太郎:《坂上之云》第3卷,东京:文春文库,2010年,第62~64页。

力打一场防卫战争,这也是毋庸置疑的。”<sup>①</sup>他依据的是“国民在日俄战争中基本形成一体。害怕会被俄罗斯摧毁的恐怖情感,使国民近乎凝聚成一个整体。无需依靠政府的宣传,这种情况可谓空前绝后。因此不论客观上怎么评价,在主观上日俄战争是祖国防卫战。”<sup>②</sup>

1972年1月31日,司马辽太郎在横须贺防卫大学进行题为“萨摩人的日俄战争”演讲时,再次声称“日俄战争是祖国防卫战争”。他说“我从很早以前便开始调查日俄战争。因为日俄战争是奠定了日本人、日本国家之基础的大事件。并且这两者在日俄战争之后都走向邪恶。我认为日俄战争是祖国防卫战争。面对强大的敌人,弱小的自己绞尽脑汁、竭力想要生存下去。莫如说智慧总是存在于弱者一方。充分发挥弱者所拥有的智慧,无需政府宣传,国民便凝聚在一起。是在此意义上可谓祖国防卫战。”<sup>③</sup>

由此可见,所谓的“司马史观”并非客观的历史观,而是从主观立场出发的利己主义的历史观。战争的正义与否暂且不论,日俄战争是在中国这一主权国家的土地上展开的厮杀,在他国的神圣领土上去“防卫”自己国家的安全,这就是“司马史观”的逻辑。

## (二) 国民战争

司马认为日俄战争对俄国来讲,“这只是他们的侵略政策延长线上的一次插曲,但是对弱小的日本来说却是生死攸关的国民战争。而且是日本在转换为其他文明体系之后经历了三十余年接受的一场世界史能力考试。”<sup>④</sup>

为“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日本天皇于1890年发布《教育敕语》,向国民灌输忠君爱国思想,宣扬义勇奉公的武士道精神,驱使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心甘情愿充当军国主义的炮灰。井上清指出“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陶醉在战争的狂热之中。可是,普通民众是在正确地理解了战争的目的之后从内心与之共鸣,而积极地主张发动战争的吗?毋宁说是在富强和文明方面远远落后于欧美白种人,在

白种人俄国肆无忌惮地侵略满洲、朝鲜的现实面前,议会的在野党、国民同盟会、七博士和报刊、杂志等舆论制造者们巧妙地将日本人的民族劣等感转化为帝国主义的焦躁感,进而表现为狂热的主战论。正因为如此,日本海军在宣战之前进行了卑鄙的突然袭击,击沉了停泊在仁川、旅顺的俄国军舰而得意忘形。”<sup>⑤</sup>可见司马的“国民战争”论充其量是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寻求“正当”理由,煽动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罢了。这种说法极端淡化了日本民众的战争责任意识,绝大部分日本民众“自觉”地认同了自己就是“国民的一员”,而逃避了对战争责任的反省。

对于作为日俄战争陆战主战场的中国,司马则描述道“支那在日俄战争中不是任何一方的敌人或朋友。莫如说在提供了战争场地这一点上他们是受害者。日俄双方在开战时对北京的清政府提出申请借贵国领土作为战场一用。说是借用,俄国已经在满洲获得了铁路的铺设权,因为是在铁路沿线战斗,所以日俄双方并无必要获得清国的许可。只不过是打个招呼而已。……清政府也只能点头默许。”<sup>⑥</sup>司马认为清政府之所以只能点头默许,任由日俄宰割,是因为“日清战争的败北,使支那的实际状态赤裸裸的暴露在了全世界面前。那种懒散的战斗方式,政府官员们对亡国危机的淡漠、无力,还有士兵们对清帝国是如此的缺乏效忠之心,这让在和平时期已经有所察觉的列强外交家们也颇感意外。支那,已经是一堆死肉了,既然是死肉的话就可以把它吃掉,无需分先后,而是先下手为强。这已经成为了各国之间的共识了。”<sup>⑦</sup>

所以,这场战争完全是交战双方为了争夺殖民霸权进行的一次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迂腐软弱的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挟持下,发表所谓“中立”上谕,对日俄的侵略行为逆来顺受、放任妥协。交战双方根本没把中国的“中立”放在眼里,而要求强势的日俄尊重弱势的清廷之“中立”,显然也是缘木求鱼。他们不仅疯狂践踏中国的主权,肆意抢掠财物,而且无情地蹂躏中国的土地,残害无辜

① [日] 司马辽太郎 《坂上之云》(第3卷) 东京: 文春文库, 2010, 年第172页。

② [日] 司马辽太郎 《坂上之云》(第3卷), 东京: 文春文库, 2010年, 第172页。

③ [日] 司马辽太郎. 《司马辽太郎全演讲》(第1卷), 东京: 朝日新闻社, 2000年, 第197页。

④ [日] 司马辽太郎 《坂上之云》(第8卷), 东京: 文春文库, 2010年, 第315页。

⑤ [日] 井上清 《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宿久高, 等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年, 第192页。

⑥ [日] 司马辽太郎 《坂上之云》(第7卷), 东京: 文春文库, 2010年, 第201页。

⑦ [日] 司马辽太郎 《坂上之云》第2卷, 东京: 文春文库, 2010年, 第329页。

的人民,将他们推入战争的浩劫之中。战后却以中国中立,提供战场为借口,拒不赔偿。这荒唐而又可哀可叹的一幕,不仅反映了帝国主义赤裸裸的侵略本质,也透视出一个国家和民族落后就要被轻侮欺凌的历史法则。

### 三、日胜俄败原因之分析

日俄战争,日本以一个刚刚起步的资本主义小国,竟打败了欧洲的庞然大物俄国,国际地位骤然提高,立刻跻身于世界帝国主义行列之中。1905年9月5日,日俄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根据条约,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全由日本取代。远东地区的国际关系格局就此发生重大调整,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司马从政治、战略等视角阐述了日胜俄败的原因。

#### (一) 国家体制、国民意识的不同

首先,司马指出日胜俄败的原因是由于俄国不仅国家衰老、政府腐败,而且国民亦毫无斗志,战前缺乏对日本实际情况的调查。而日本则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日俄战争时的俄国是一个比当时的西班牙要大很多的国家,虽然拥有庞大的陆海军,但是国家却已经衰老,政府腐败,国民也丧失了壮志,在这一点上和西班牙完全一样。而且他们的对手也是意气勃发的新兴国家,这点上也完全相同。”<sup>①</sup> 司马指出俄国之所以失败是由于自身原因。因为俄国是独裁皇帝及其亲信所组成的帝政,缺乏健康的监督机构。按照皇帝的一意孤行而实施了对远东的侵略政策,却未制定任何战争计划。

与此相对,日本三十余年前经革命诞生了“国民”,是一个崭新的国家,国家机构也在发挥其有效作用。并非日本人优秀,俄国人愚钝,主要因素在于俄国国家老朽腐化。并且,“难以置信的是俄国对于对手日本帝国一无所知。对日本内阁的情况、司令官们的能力、国民意识以及社会制度,

或者陆海军的战术等等几乎毫无调查。”<sup>②</sup> 而“立宪国家日本,虽然尚不健全但是拥有国会和责任内阁,因此在国家运营上趋于理性。陆海军也不存在所谓军阀利用“统帅权”企图架空立宪体制的迹象。天皇是军队的统帅,不过这只属于形而上的精神世界,军队的运营彻底处于国会控制之下毫未遭到破坏。这一点与俄国形成鲜明对比。”<sup>③</sup>

可以说,司马的分析是力透纸背。张謇曾经说过,“日胜俄败是立宪之胜,君主主义之败。”<sup>④</sup> 严复也指出,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最根本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一条,即“专制政治之末路”<sup>⑤</sup>。从政治上分析俄国失败的原因,就在于沙皇的专制制度。

#### (二) 指挥系统的差距

司马指出俄国统治者对战争形势估计不足,盲目自信,傲慢轻敌,妄自尊大。俄国制定的陆海军计划粗糙,对日本的军事实力只凭数字来进行判断,丝毫没有考虑到能力方面的问题。“俄国的将军们从一开始就没有把日本的陆海军放在眼里,自然根本没有认真做过什么调查。对于双方战斗实力的对比,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是这样看的,“俄国的一名士兵足以应付一个半的日本兵”。而瓦恩诺夫斯基则认为,“太抬举日本兵了,一个俄国兵对付二个日本兵的话就足够了。”<sup>⑥</sup>

其次,司马指出俄国军队指挥系统混乱、高级指挥官相互倾轧。包括俄国皇帝在内的指挥官们更多的是败给自己,而非日军。“士兵们如果在优秀的指挥官手下,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局。……总之日俄战争,俄国输给自身的因素比较大,日本因为卓越的计划性以及敌军的自身原因不断获得险胜。”<sup>⑦</sup> 他盛赞“日俄战争当时日军战略的最高指挥者们,……他们没有踏出理性主义的谋略思想一步。”<sup>⑧</sup> “日本海军的理性之处在于,他们连达到操作新军舰“熟练度”所需要的时间都计算在内,决定开战时间的考虑要素之一。与以皇帝的心情来决定何时点燃战火的俄国相比

① [日] 司马辽太郎.《坂上之云》(第2卷),东京:文春文库,2010年,第253页。

② [日] 司马辽太郎《司马辽太郎所思》(第6卷“写完《坂上之云》之后”,东京:新潮社,2002年,第122~123页。

③ [日] 司马辽太郎《司马辽太郎所思》(第6卷“写完《坂上之云》之后”,东京:新潮社,2002年,第122~123页。

④ 张玉法译《剑桥中国史11晚清篇1800-1911下》,南天书局,1987年,第151页。

⑤ 王拭编《严复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4页。

⑥ [日] 司马辽太郎.《坂上之云》第3卷[M]. 东京:文春文库,2010年,第183页。

⑦ [日] 司马辽太郎.《坂上之云》第8卷后记2,东京:文春文库,2010年,第307页。

⑧ [日] 司马辽太郎.《坂上之云》第3卷,东京:文春文库,2010年,第185页。

简直是天壤之别。……在政略上,政治和作战应该分开考虑进行决断,而独裁皇帝和他的亲信们却不具有这样的计划性。”<sup>①</sup>

最后他指出,其实“俄国的军人绝对不弱,毋宁说是强兵”,但是败于日本手下主要是因为两军观念上的差距。“俄国人并不认为战争是个人行为,而是认为是陆军的军队、海军的军舰来进行的。因此一旦军舰打败,则认为自己作为军人的使命告终,不会再去拼杀。相反,日本人即便军队被击溃,军舰破损,每一个士兵只要一息残存则斗争之心不怠。两军观念之差胜负已见分晓。”<sup>②</sup>列宁也曾经指出:“(俄军)将军们和统帅们都是些庸碌无能之辈,军政界的官僚象农奴制时代一样寄生性,贪污受贿。军官们都是些不学无术、缺乏训练的人,他们和士兵没有密切的联系,而且也不为士兵所信任,专制俄国的军事威力只是虚有其表,沙皇制度成了按照现代最新要求组织军事的障碍。”<sup>③</sup>的确,俄军在军事指挥上作战方针消极,海军舰队避港不出,陆军则消极防御,始终处于被动局面,失去了战争主动权。高级指挥官内部矛盾突出,明争暗斗、互相倾轧,指挥分歧很大,从而导致官兵士气低落。相反日本海军官兵受过良好训练,纪律严明,忠于职守也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

#### 四、小结

因为司马宣称自己所撰写的内容乃“真实的

历史”,所以他的作品被众多日本国民全盘接受以及赞颂。有人称“战败后,我们遗忘了从前日本的美好时代不再回首。自恃文化人的自虐史观不仅压抑了民族精神,也使国民的自负心几近窒息,《坂上之云》在恰当的时机完美地再现了“明治的奇迹”,鸣响了现代的警钟。”<sup>④</sup>。虽然我们不能将“司马史观”等同于右翼史观,但是“司马史观”在客观上却影响并助长了日本右翼势力屡搅波澜。如主张“自由主义史观”的藤冈信胜在读《坂上之云》时感受到“日本人淳朴地信任国家的时代,健康的民族主义洋溢的时代”,他认为现代的日本需要“美丽的故事”。<sup>⑤</sup>并称自己受司马史观影响,历史观受到巨大冲击而发生转向。他声称“对于重整历史教育,司马史观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是无法估量的。”北影雄幸同样高赞“《坂上之云》是思考二十一世纪日本应有姿态最好的教材之一。”虽然司马的历史叙述,用“日本人的右倾化表现”来概括未免千篇一律,但是司马史观中潜存的民族主义的危险性是不容忽视的。米山俊直也在高度评价司马“用小说、文学这一手法,使国民在重新认识日本文化、日本文明上获得成功”的同时表示“一旦让有‘单一’神话的民族恢复元气,不免会有引发自民族中心主义的危险之虞。”<sup>⑥</sup>

### Siba Ryotaro's View of the Russo - Japanese War with a Focus on *Saka no Ue no Kumo*

YANG Chao - gu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and Law, Tianjin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Japan Studie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revealed in the works by Siba Ryotaro was called “The Historical View of Siba Ryotaro”, which produced a tremendous impact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postwar Japanese historical view. His representative work, *Saka no Ue no Kumo*, stated how he viewed the Russo - Japanese War. However, he didn't criticize the injustice of this imperialist war, nor rethought about Japan's responsibility. Instead, he described Japan as a victim and Russia as a threat, praising the war as a homeland defense. 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Japan's victory and Russia's defeat was a result of Russia's decayed system rather than a strong Japan. Therefore, Siba Ryotaro's historical view on the Russo - Japanese War was partial and limited.

**Key words:** Siba Ryotaro; *Saka no Ue no Kumo*; The Historical View of Siba Ryotaro; Russo - Japanese War; homeland defense

(责任编辑 王东昕)

① [日] 司马辽太郎 《坂上之云》(第6卷), 东京: 文春文库, 2010年, 第114页。

② [日] 司马辽太郎 《坂上之云》(第8卷后记2), 东京: 文春文库, 2010年, 第307页。

③ 《列宁全集》(第9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年, 第138页。

④ [日] 两角良彦 《司马辽太郎的世界》, 东京: 文艺春秋, 1997年, 第113页。

⑤ [日] 藤冈信胜 《侮辱的近现代史》, 东京: 德间书店, 2001年, 第68~69页。

⑥ [日] 米山俊直 《道德的进展 - 司马辽太郎的文明论》, 《比较文明》第12卷, 1996年, 第93页。